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二十六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二十六 起彊圉協洽九月盡著雍涒灘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景德四年九月甲子朔知華州張舒與官屬率民錢修孔子廟為民所訟並坐贖金因詔諸州縣文宣王廟自

今並官給錢完葺無得輙賦民財　庚午三司請令左藏庫出次色金為帶以備賜與帝曰朝廷褒寵近臣惜費豈在於此即詔已成者悉鎔之別用上色金改造

帝以庶僚勤事壬申遂詔自今文武官月俸有折支者並給實錢願給他物者亦聽　已卯詔羣臣家有藏太祖舊實録者悉上史館無得隱匿　時知杭州薛映歲滿當代帝與宰相議擇其人王旦曰天下重地為朝廷屏翰者不過一二十州若皆得人則鎮撫有方威惠兼

著小寇不能為患帝深然之因曰近如宜州止因劉承規虐用其下聚為寇剽延及他境若長吏得人豈致是耶因越班簿指孫僅王濟謂旦曰二人孰優旦曰濟有吏幹可副是選遂改濟工部郎中出知杭州　宜賊圍象州久不克曹利用等以大軍擊破之盧成均挈其族來降陳進伏誅利用等入象州安撫軍民分兵捕餘寇

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振給慶賜賞賚有司計度支所闕者必稽其數以貸於内藏俟課賦有餘即

償之淳化後二十年間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冬十月帝命陳彭年撰內藏庫記述其事出以示王旦等曰此庫乃為計司備經費耳計司有闕必取於民苟非節用何以獲救　翰林學士晁迥等上考試進士新格詔頒行之初陳彭年舉進士輕俊喜謗主司宋白知貢舉惡其為人黜落之彭年憾焉於是更定條制多意白舊事而設關防所取士不復揀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託然寘甲等者或非人

望自彭年始也　詔翰林學士晁迥等各舉常參官堪知大藩者二人　乙卯詔曰拷掠之法素著科條非理擅行茲謂慘酷諸道官有非法訊囚之具一切毀棄

种放復自終南山來朝名之也帝令陳堯叟諭意曰朕慮放眷而懷之能副朝旨誠為美也既而堯叟言放云自被聘召及還諫署無所補報其幸已甚今主上聖明朝無闕政若更處之顯位則重增其過矣帝乃遣内侍齎詔賜放欲以樞務處之放上表固讓帝曰放能守分

益可嘉也　十一月丁丑刑部尚書宋白為兵部尚書致仕白年踰六十圖進不休御史中丞王嗣宗屢使人諷之知樞密院事陳堯叟其子壻也亦數懇勸白不得已始上表帝猶以舊臣未許再表乃許焉　庚辰殿中侍御史趙湘上言請封禪中書以聞帝拱揖不答王旦等曰封禪之禮曠廢已久若非聖朝承平豈能振舉帝曰朕之不德安敢輕議初王欽若既以城下之盟毀冦準帝自是常怏怏他日問欽若曰今將柰何欽若度帝

厭兵即繆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刷此耻也帝曰河朔生靈始得休息吾不忍復驅之死地欽若盍思其次欽若曰陛下苟不用兵則當為大功業庶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也帝曰何謂大功業欽若曰封禪是矣然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絶倫之事乃可為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若人主深信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此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久之乃可然心憚王旦

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請以聖意諭旦宜無不可乘間為旦言之旦僶俛而從然帝意猶未決他日晚幸祕閣惟杜鎬方直宿帝驟問之曰卿博達墳典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帝旨漫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言偶與欽若同帝由此意決遂召王旦飲於内中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視乃珠也旦自是不復持異天書封禪等事始作

龜鑑曰謬哉神道設教之言何其敢于自欺如是耶若呼萬歲者三若有景光者十二武帝之惑于文成五利至今為天下後世笑今之詐又甚於文成五利矣吾誰欺欺天乎自是丁謂則以大計有餘而抆之惟演則以獻祥符頌而順之朋邪翼設相率為欺聖明天子鮮有不為之惑然而天瑞安可必得之言王旦得無不可之論聖心明知其非雙鶴飛舞之奏帝曰文則文矣恐不為實遽令易奏是帝之心蓋已燭

破其姧而不可以惑之也卒至姧人得以售欺而王
旦諸賢亦且俯首順從而無異議者或者以邊事方
定人心未寧將假是以鎮撫之耳而況岱山之封出
于兖州父老之請天子甞止之曰大事不可輕議汾
陰之祠廹于河中父老之進說天子亦以地遠人勞
為戒則是行也亦非天子之本心當是時周起有諫
馬知節有諫孫奭又數數有諫下至草澤之士亦以
持盈守成其道尤難為戒莫不優容而嘉納之奉天

有述矣以庇民而並名祥瑞有論矣與勤政而偕作真誠感格瑞以類至圖授包羲策授黄帝自昔亦皆有之恐亦不得盡以為偽也

辛巳雨雪帝謂王旦等曰瑞雪盈尺來歲麥苗應有望也遂賜近臣飲于中書又宴館閣官於崇文院帝作瑞雪詩令三館即席和進兩制次日來上　辛卯契丹遣使左領軍衛上將軍耶律元等來賀承天節元館於京師嘗詢左右曰館中日聞鼓聲豈習戰陣耶或對以俳

優戲場閭里設宴帝聞之謂宰相曰不若以實諭之諸軍比無征戰閲習武藝亦國家常事耳且可以示無間於彼也　十二月乙未手札賜王欽若曰編修君臣事迹官各置歴仍書逐人名下隨巻奏知異時比較功程庶分勤惰欽若為人傾巧所修書或當帝意褒賞所及欽若即自名表首以謝或謬悮有所譴問則戒書吏稱楊億以下所為同僚皆疾之　先是帝嘗問輔臣以天下貢舉人數王旦曰萬三千有餘約常例奏名十一而

已帝曰若此則當黜者不啻萬人矣典領之臣必須審擇晁迥兢畏當以委之周起王曾陳彭年皆可參預馮拯曰封印卷首尤宜用素有操守之人旦曰滕玄晏於士大夫間少交遊帝曰今當以朱巽代周起知舉令起與玄晏同掌封印事於是命翰林學士晁迥知制誥朱巽王曾龍圖閣待制陳彭年同知貢舉始命禮部封印卷首考異按周起傳云起創糊名之法又陳靖傳亦云糊名考校始於靖蓋靖先請用之殿試起復請用之禮部故起首爲彌封官也

庚戌同判太常禮院孫奭言伏覩來年

正月一日享先農九日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按春秋傳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月令云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親載耒耜躬耕帝耤先儒皆云元日即上辛郊天地元辰謂郊後吉亥享先農而耕耤也六典禮閣新儀並先云上辛祀昊天次云吉亥享先農伏望改用上辛祀昊天後亥日享先農仍即著令詔太常寺與崇文院檢討官詳定既而判寺李宗諤言宋書後魏書所載並以上辛後日享先農請如奭奏從之　詔諸路

所上軍儲之數自今先下樞密院籍記送中書蓋凡遣

戍兵必預度所在資廪豐約故也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帝召宰臣王旦知樞密院

事王欽若等對於崇政殿之西序帝曰朕寢殿中帟幕

皆青絁為之旦暮間非張燭莫能辨色去年十一月二

十七日夜將半朕方就寢忽一室明朗驚視之俄見神

人星冠絳袍告朕曰來月三日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

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機朕悚然起對

忽已不見命筆誌之十二月朔即疏食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結綵壇九級又彫木為輿飾以金寶恭佇神貺雖越月未敢罷去適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屋之南角有黃帛曳於鴟吻之上朕潛令中使往視迴奏云其帛長二丈許緘一物如書卷纏以青縷三周封處隱隱有字朕細思之葢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曰陛下以至誠事天地仁孝奉祖宗恭已愛人夙夜求治以至殊鄰修睦獷俗請吏干戈偃戢年穀屢豐皆陛下兢兢業

業日謹一日所致也臣等嘗謂天道不遠必有昭報今者神告先期靈文果降實彰上穹佑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言啟封之際宜屏左右帝曰天若譴示闕政固宜與卿等祇畏改悔若誡告朕躬朕亦當側身自修豈宜隱之而使衆不知也帝即步至承天門焚香望拜命內侍周懷政皇甫繼明考異封禪記不載周懷政今從實録升屋對捧以降旦跪奉而進帝再拜受書置輿上復與旦等步導卻繖蓋撤警蹕至道場授知樞密院陳堯叟啟封上有文

曰趙受命興於宋付於眘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
定既去帛啟緘命尭叟讀之其書黄字三幅詞類尚書
洪範老子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
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藏以金匱旦等稱
賀於殿之北廡是夕命旦宿齋中書晚詣道場旦趨往
而帝已先至丙寅羣臣入賀於崇政殿賜宴帝與羣臣
皆蔬食遣吏部尚書張齊賢等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及
京城祠廟　丁卯設黄麾仗於殿前陳宫懸登歌文武

官契丹使陪列酌獻三清天書禮畢帝步導入內行避黃道司天監奏三日五日有紫雲覆宮殿乞付史館從之　戊辰大赦改元文武官並加恩改左承天門為左承天祥符門詔東京賜酺五日以二月一日為始　壬申邊臣言趙德明邀留回鶻貢物又令張浦率騎數千侵擾回鶻今歲夏州饑饉此衰敗之勢也帝曰朕知其旱歉已令榷場勿禁西蕃市粒食者蓋撫御外國當務含容不然須至殺伐害及生靈矣　趙德明嘗以民飢

上表乞糧數百萬帝出其奏示輔臣衆皆怒曰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約妄有干請乞降詔責之王旦請敕三司在京積粟百萬令德明自來取之帝從其言旣而德明受詔望闕再拜曰朝廷有人乃止　太僕少卿錢惟演獻祥符頌帝嘉之甲申擢司封郎中知制誥　天書降之翌日翰林學士李宗諤上皇帝奉迎酌獻樂章優詔答之時學士晁迥知貢舉楊億被病參知政事趙安仁實草詔云　二月壬辰朔帝御乾元門觀酺　丁酉

分遣中使六人錫邊臣宴　戊戌帝語輔臣曰京師士庶漸事奢侈衣服器玩多鎔金為飾工人鍊金為箔其徒日繁計所費歲不下十萬兩浸以成風良可戒也丙午詔三司使丁謂申明舊制募告者賞之自今乘輿服御塗金繡金之類亦不須用

富弼曰國之去奢自上者始則天下無不從化真宗朝禁銷金服甚嚴然累下制令而犯者不絕故内則詔宫中已下外則自大臣之家悉不得以金飾衣服

復申嚴憲布於天下自此更無犯者蓋自上者始而
法禁明也
宋摶等使契丹言契丹惟國母願固盟好而年齒漸衰
國主奉佛其弟秦王隆慶尚武吳王隆裕慕道又國相
韓德讓專權既久老而多疾帝曰與彼約和已來武臣
屢言彼本疲困懼於兵戰今國家歲贈遺之是資敵也
馮拯曰儒臣中亦有此言帝曰武臣無事之際喜談策
略及其赴敵罕能成功好勇無謀蓋其常耳儒臣豈不

知利害耶前代多用儒將然亦難其才也

臣乾學曰澶淵之役寇萊公嘗畫百年無事之策矣而真宗畏事厭兵曰百年後當有捍禦之者遂使淫后奸臣邀盟結好歲遺金繒以資敵坐失機會至於子孫民力已殫雖明君賢相猶難為功況昏庸如徽宗奸貪如蔡京童貫而辦此耶朱子曰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為而不為又曰真宗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豈非有慨於此而言乎惜哉

甲戌兖州父老吕良等千二百八十七人詣闕請封禪對於崇德殿帝令引進使曹利用宣勞而諭之曰封禪大禮歷代罕行難徇所請良等進而言曰國家受命五十年巳致太平今天降祥符昭顯盛德固宜告成岱嶽以報天地帝復曰此大事不可輕議良等又曰歲時豐稔華夏安泰願上荅靈貺早行盛禮詔賜緡帛遣之知州邵曄又率官屬抗表以請亦不允 巳卯兖州并諸路進士等八百四十人詣闕請封禪 壬午宰相王旦

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州縣官吏蕃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人詣東上閤門凡五上表請封禪夏四月辛卯朔天書又降於大内之功德閣　甲午詔以今年十月有事於泰山遂遣官告天地宗廟嶽瀆諸祠乙未以知樞密院事王欽若參知政事趙安仁並為封禪經度制置使初議封禪未決帝以經費問權三司使丁謂謂曰大計固有餘矣議乃決即詔謂計度泰山路糧草引進使曹利用宣政使李神福相度行營道路

翰林學士晁迥李宗諤楊億龍圖直學士杜鎬待制陳彭年與太常禮院詳定儀注王旦請依郊禋故事面命五使帝曰升中大禮五使之職當於中書樞密院以班次領之丙申以王旦為大禮使王欽若為禮儀使馮拯為儀仗使陳堯叟為鹵簿使趙安仁為橋道頓遞使其禮儀橋道頓遞使事令拯堯叟分掌之欽若安仁並判兗州仍更迭往乾封縣禁於泰山樵採者山下工役無得調發丁夫止用兗鄆州兵行宮除前後殿外餘悉張

幄幕金帛芻糧委三司規度收市或轉輸供用他所須物悉自京輦致無得輒有科率發陝西上供木由黄河浮筏鄆州給置頓之費　詔東都緣路禁採捕修建行宫無得侵占民田扈駕步騎輒蹂踐苗稼者御史糾之

壬寅帝御崇政殿親試進士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初於殿廊設幔列坐席標其姓名又揭牓表其次序令視訖就坐命翰林學士李宗諤等八人為考官帝遍至幄次諭宗諤等務極精詳勿遺賢俊翌日又命宗諤等

出諸科義題刻板模本遣中使就坐給之宗諤等上所定進士文卷詔宰相覆考訖乃臨軒賜進士鄭人姚曄等及第出身有差先是謝恩始令釋褐是日特賜緑袍鞾笏即命以職　丙午詔作昭應宫以奉天書　時上封事者言兩漢舉賢良多因兵荒災變所以詢訪闕政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此例於是悉罷吏部科目
丙辰詔太祖太宗朝諸路所獻祥禽異獸皆在苑囿可上其數俟封禪禮畢縱之　遣使馳詣岳州采三脊

茅三十束備糈神縮酒之用有老人董皓識之授皓州助教賜束帛戊午詔東巡取鄆州臨鄿路赴泰山禮畢幸兖州取中都路還京　先是監察御史張士遜為貢院監門官時貢舉初用糊名之法士遜白主司有親戚在進士中明日當引試願出以避嫌主司不聽乃自言引去帝是之記名於御屛遂詔自今舉人與試官有親嫌者皆移試別頭是月江南轉運使闕中書進擬人數見卻帝乃自除士遜為之士遜謁宰相王旦於政事堂

自言驟領使職願聞善教且從容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遜起謝士遜後徙廣西河北每思且言不敢妄有興建云　五月壬戌王欽若言泰山下醴泉出錫山蒼龍見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奏罷内帑所助錢八萬緡於是又請輦本路金帛芻粟四十九萬赴京東以助祀事帝曰士衡臨事有心力遂賜褒詔因留士衡於澶州管勾東封事　有司詳定儀注請於泰山上置圜壇徑五丈高九尺圜壇東南置燎壇高一丈二尺方一丈山下封

祀壇如圜丘制社首壇如方丘制又為瘞埳於壬地及
天地玉牒玉册石䃭金玉匱受命寶之制甚備詔悉從
之　丙寅命王旦馮拯趙安仁等分撰玉牒玉册文帝
諭之曰其文當首叙上天降鑒符瑞沓委次述為民祈
福之意　初有司請依唐故事皇帝告廟出京泰山社
首山並用法駕帝以前詔惟祀事豐潔餘從簡約於是
改用小駕儀仗尋改小駕名曰鸞駕　辛未趙安仁奏
得太僕寺狀金玉輅合先赴泰山輅高二丈三尺濶一

丈三尺所經州縣城門橋道有隘狹請令修拆帝曰若此則勞人矣可於城外過有墳墓處避之　三司假內藏庫銀十萬兩從之　甲申放後宮一百二十人厚資遣之　六月壬辰詳定所上封禪儀注帝覽之曰此儀久廢非典禮具備豈為盡美即手札疑難凡十九事令五使參議釐正而行之　命都官員外郎孫奭至契丹境上告以將有事於泰山　先是五月丙子帝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復當賜天書於泰山帝即密諭王

欽若於是欽若奏是月甲午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黄素書曳林木之上有字不能識言於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等就取得之遂建道場明日跪授中使捧詣闕奏至帝亟名王旦等諭其事欲自出奉迎即命旦為導衛使具儀仗奉迎天書安于含芳園之正殿帝再拜受授陳堯叟啟封其文曰汝崇孝奉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名百官示之時久雨頓

晴景色澄廓苑中有雲五色讀天書次黃雲如鳳駐殿
上 賜文武百官泰山醴泉 庚戌曲赦兖州繫囚流
罪以下 辛亥羣臣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
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 秋八月己丑朔上太祖尊謚
曰啟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太宗曰至
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 命詳定儀注
官晁迥而下習泰山圜臺封祀儀於都亭驛 乙巳令
天下禁屠宰一月自十月始 己酉王欽若來朝獻芝

草八千餘本　九月戊午令有司勿奏大辟案　己未詔告太廟以芝草嘉禾瑞木列於天書輦前及陳於六室　庚申命兵部侍郎向敏中權東京留守　皇城使劉承珪詣崇政殿上新製天書法物有鶴十四來翔天書扶侍使丁謂奏雙鶴度天書輦飛舞良久翌日帝顧謂曰昨所睹鶴但於輦上飛度若云飛舞良久文則文矣恐不為實卿當易此奏也謂再拜曰陛下以至誠奉天以不欺臨物正此數字所繫尤深皇帝繖㦖莫大於

此望付中書載於時政記帝俛首許之　癸亥奉天書於朝元殿甲子扶侍使等奉天書升玉輅赴太廟南城門内幄殿有頃車駕至詣幄殿酌獻訖奠告六室至太祖太宗室告以嚴配之意帝涕泗交下行祀次白雲如龍鳳仙人正在廟室上有鶴十四來翔　庚辰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六千七百餘本　乙酉帝親習封禪儀於崇德殿初禮官言無帝王親習之文帝曰朕以達寅恭之意豈憚勞乎　是月京東西河北河東江淮

兩浙荆湖福建廣南路皆大稔米㪷錢七文　冬十月
庚寅詔所經州縣採訪民間不便事并市物之價車服
權衡度量不如法者舉儀制禁之有奇才異行隠淪不
仕者與所屬長吏論薦鰥寡惸獨不能自存者量加振
恤官吏政迹尤異民受其惠及不守廉隅昧於政理者
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為鄉里所稱者並條析以聞官吏
知民間利病者亦為録奏　司天言五星順行同色
辛卯車駕發京師奉侍使奉天書先導　辛丑次鄆州

壬寅駐蹕知制誥朱巽言奉玉册玉牒至翔鑾驛有神光起昊天玉册上亟遣翰林學士李宗諤馳往致謝

丙午次翔鑾驛　丁未法駕入乾封縣奉高宫帝即詣昊天玉册前焚香再拜以謝神光之貺　占城大食諸蕃國使以方物迎獻道左大食蕃客李麻勿獻玉圭長尺二寸自言五代祖得自西天屈長者云謹守此俟中國聖君行封禪禮即馳貢之　戊申帝齋於穆清殿王欽若等獻芝草三萬八千餘本　己酉五色雲起嶽頂

帝與近臣登後亭望之名亭曰瑞雲知制誥朱巽奉玉
册牒及圜臺行事官並先升山上以回馬嶺至天門路
險絶人給橫板各二兩首施綵帛巽親從卒推引而上
庚戌晝漏未上五刻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備
法駕至山門改服鞾袍乘步輦以登鹵簿仗衛列于山
下黄麾仗衛士親從卒自山阯盤道至太平頂凡兩步
一人綵繡相間供奉馬止於中路御帳亞獻寧王元偓
終獻舒王元偁鹵簿使陳堯叟從登有黄雲覆輦上道

經險峻必降輦步進有司議益扶衛皆却之導從者或至疲頓而帝辭氣益壯至御幄名近臣觀玉女泉及唐高宗明皇二碑前一夕山上大風裂帟幕遲明未巳及帝至天氣温和纎蘿不動奉祀官黙檢習儀於圜臺祥光瑞雲交相暉映是夕山下罷警場　辛亥享昊天上帝於圜臺以太祖太宗配命羣官享五方帝諸神於封祀壇儀衛使奉天書於上帝之座帝衮冕奠獻侍從導衛悉減去苐翟止於壝門籠燭前導亦撤之攝中書侍

郎周起讀玉册玉牒文帝飲福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
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
玉匱攝太尉王旦奉玉匱置于石䃮攝太尉馮拯奉金
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䃮帝登臺閱視訖還御幄司天
監奏慶雲遶壇月有黃煇氣宰臣率從官稱賀山下傳
呼萬歲振動山谷帝即日還奉高宫百官奉迎於谷口
日有冠戴黃氣紛郁　壬子禪祭皇地祇於社首山如
封祀之儀前夕陰晦風勢勁猛不能然燭及行事風頓

止天寓澄霽燭焰凝然封䃭訖紫氣蒙壇黃光如星繞
天書匣悉縱四方所獻珍禽奇獸於山下法駕還奉高
宫日重輪五色雲見詔以奉高宫為會真宫　癸丑有
司設仗衛宫懸於朝覲壇下壇在奉高宫之南帝服衮
冕御壇上之壽昌殿受朝賀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
咸除之文武官並進秩加恩　賜天下酺三日改乾封
縣為奉符縣泰山下七里内禁樵採大宴穆清殿又宴
近臣及泰山父老於殿門賜父老時服茶帛　甲寅車

駕發奉符縣次太平驛是日始復常膳帝勞王旦等以久食蔬旦等皆再拜馬知節獨言蔬食唯陛下一人臣等在道未嘗不私食肉帝顧旦等曰知節言是否旦再拜曰誠如知節言知節為人質直類此　丙辰次兗州以州為大都督府　十一月戊午朔上服鞾袍詣文宣王廟酌獻孔氏家屬陪列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再拜又幸叔梁紇堂命刑部尚書温仲舒等分奠七十二子先儒暨叔梁紇顏氏帝制贊刻石廟中復幸孔林以樹

木擁道降輿乘馬至文宣王墓奠拜詔加謚曰𤣥聖文宣王仍修葺祠宇給近便十户奉塋廟翌日又遣吏部尚書張齊賢等以太牢致祭賜其家錢三十萬帛三百疋以四十六世孫同學究出身聖佑為奉禮郎近屬授官及賜出身者六人又追封叔梁紇為魯國公顔氏為魯國夫人伯魚母亓官氏為鄆國太夫人又追謚齊太公曰昭烈武成王令青州立廟周文公曰文憲王曲阜縣立廟　己未帝御回鑾亶慶樓觀酺凡三日　壬

戊發兖州丁卯次范縣賜曲阜縣𤣥聖文宣王廟九經三史令兖州選儒生講說又賜太宗御製御書又以經史賜兖州　丙子發陳橋次含芳園時近輔淮甸京東河朔之民自泰山迎候車駕者道路不絶　丁丑車駕至自泰山扶侍使丁謂奉天書歸大内賜百官休假三日中書樞密院一日帝之巡祭也往還四十七日未嘗遇雨雪嚴冬之候景氣恬和咸以為誠感所致　詔以正月三日天書降日為天慶節丁謂請以祥瑞編次撰

賛繪畫於昭應宫從之　甲申命王旦攝太尉奉上太祖太宗謚册禮畢親享六室　乙酉大宴含光殿勞旋也　十二月辛卯御朝元殿受册尊號　命丁謂李宗諤等編修封禪記從陳彭年之請也　丁酉内出泰山封祀上尊酒及玉女白龍王母池水新醴泉賜輔臣詔東京留守司及在京掌事内臣不該賜物者特給之詔江淮發運司部内各留三年之儲以備水旱先是江淮米悉運送京師至是司天監言揚楚之分當水旱為

沴防患故也　庚戌置京新城外八廂帝以都門之外居民頗多舊例惟赤縣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廂吏命京府統之　辛亥命戶部尚書寇準知天雄軍兼駐泊都部署契丹使嘗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呂中曰君子內則小人外小人內則君子外當寇準之主親征也恐欽若有以沮其議則出於天雄軍及欽若之用國事也恐寇公有以奪其議則亦出於天

雄軍然君子在朝廷則朝廷重在邊郡則邊郡重此寇公所以起北使敬畏之心歟

許浩曰澶淵之役寇準奮不顧身竭力捍禦功固在宋而契丹亦實懼之矣準之用舍彼所屬意故問也使準於是時微有不平之意而稍露其所以不在之故豈不為所窺乎今權詞以應之儼然若朝廷之重乎邊事而特置於此者敵莫測矣夫在内而能使朝廷重在外而又能使邊境重準則忠矣真宗有臣如

此不使之居内以重夫朝廷顧使之居外而使敵人

窺伺可勝惜哉

甲寅以南衙為錫慶院先是酺宴則集于尚書省或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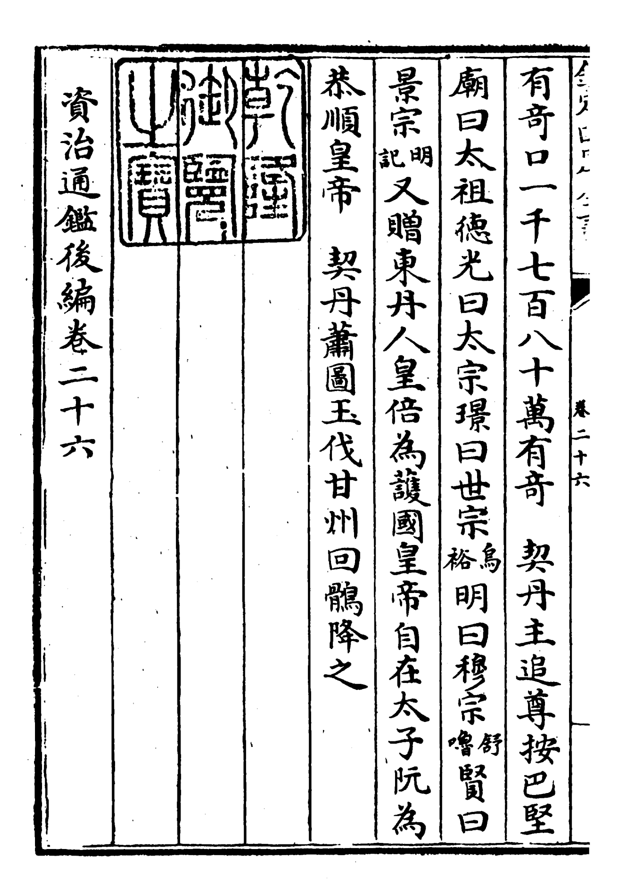
亭驛誕節齋會則就相國寺帝以佛舍中烹飪優笑有

虧恭潔乃令内臣度館於顯敞者易之南衙即太宗尹

京時府邸秦王許王繼居焉厥後虚其位故以為院

詔進奏院不得非時供報朝廷事宜令進奏官五人為

保犯者科違制之罪　是歳天下户七百九十萬八千



有奇口一千七百八十萬有奇　契丹主追尊按巴堅廟曰太祖德光曰太宗璟曰世宗烏裕明曰穆宗舒嚕賢曰景宗明記又贈東丹人皇倍為護國皇帝自在太子阮為恭順皇帝　契丹蕭圖玉伐甘州回鶻降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二十七八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沈一清

資治通鑑後編卷二十七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二十七

起屠維作噩正月盡上章

掩茂五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

帝

大中祥符二年正月丁巳朔召輔臣至内殿朝拜天書

自是歲以為常　己巳封皇姊晉國長公主為大長公

主皇妹魯國長公主為韓國長公主壽昌長公主為陳國長公主漢制天子之女稱公主姊妹稱長公主姑稱大長公主後漢皇女皆稱縣公主其尊崇者亦加號長公主唐制有以國名郡名或美名者而皇姊無長大之稱今有是命緣後漢尊崇故事也　御史中丞王嗣宗言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錢惟演祕閣校理劉筠唱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詞涉浮靡帝曰詞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其流宕乃下詔風厲學者自今有屬詞浮

靡不遵典式者當加嚴譴其雕印文集令轉司擇部内官看詳以可者録奏

吕中曰大風之歌其高帝霸心之所存乎秋風之歌其漢武悔心之所存乎蓋帝王之文不當以文論當以心論以我真宗之本心可知矣此書不載慶雲之歌而載明良之歌也至于下詔戒勵詞臣浮靡是又以人文化成天下者也變天下之文自朝廷始變朝廷之文自人主之文始人知西崑之體變於歐陽倡古

文之時而不知已源流於此時矣

帝自東封還羣臣獻賀功德者相繼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然願陛下謹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帝善其言即召試中書庚午賜同進士出身時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於逸安而忽於兢畏願毋以盈成為恃帝深納之　去冬有詔京師賜酺五日以二月五日為始於是久旱右僕射張齊賢言宴樂陽事也甫經上元又將酺飲恐非所以答天意請俟雨

足乃如詔旨從之　初蘇州僧道元纘佛祖訖近世名僧禪語為傳燈録三十卷以獻詔楊億李維王曙刊定庚辰億等上其書命刻板宣布　以殿中丞孔勗知曲阜縣兼檢校先聖廟賜緋魚勗請就先聖廟創立學舍及於齋廳講説皆許之　乙酉命户部尚書温仲舒右丞向敏中與吏部流内銓注擬選人先是帝謂輔臣曰吏部銓引對羣吏或經句不入何也陳堯叟曰選人甚多極閒稽滯因言舊有鏁銓之制帝曰今員多闕少四

時許選猶慮壅塞況鑠銓乎堯叟又請取舊省員復置如六曹官凡百州乃得六百員王旦曰今選集待闕者二千餘人縱增二三百員亦無益也乃詔仲舒等同領選事以督之　是月以美人劉氏為修儀才人楊氏為婕妤　二月令陜西發廪振糶旱故也

辛丑分遣使臣出常平倉粟麥於京城四面開八場減價糶之以平物價　己酉雨樞密院言昨奉詔賜酺以旱權罷今時雨霑洽欲奉行前詔從之以三月十六日

為始　庚戌布衣林虎伐登聞鼓上言國家遣官祈雨車駕徧詣宮寺雖再雨而未足願去邪佞尸素之臣明賞罰黜陟之令則天自雨帝曰所言邪佞尸素當斥其名賞罰黜陟悉陳非當朕豈吝於采拔然姓林名虎尚怪者也命中書名問虎無以對罷之　以盧多遜子復州司士參軍察付吏部銓注簿尉察景德二年舉進士禮部奏名在高等或言多遜子不當與科第故特命為州掾及是乃授親民官明年察奉多遜喪歸葬襄陽又

詔本州賜察錢三十萬　應天府民曹誠以貲募工就
戚同文所居造舍百五十間聚書千餘卷博延生徒講
習甚盛府奏其事帝嘉之詔賜額曰應天府書院命奉
禮郎戚舜賓主之仍令本府幕職官提舉又署誠府助
教舜賓同文孫綸子也　癸丑太常博士知温州李邈
言准詔禁金銀箔線裝飾服用之物伏見兩浙僧求丐
金銀珠玉錯末和泥以塑塔像有高袤丈者毁碎珍寶
寖以成俗望嚴行禁絶違者重論其罪從之　封太常

博士陳從易祖母詹氏為河間縣太君從易以東封恩例當封母妻請回妻封以及祖母故也　三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辛未帝御乾元樓觀酺自是凡五日　夏四月戊子昇州大火遣御史訪民疾苦蠲被火屋稅武勝節度使駙馬都尉吳元扆純謹謙遜在藩鎮有憂民之心待賓佐以禮處事畏敬所至能檢下未嘗踰矩奉身簡素鮮聲色狗馬之好所得祿賜皆分給親族之孤貧者於是受詔知徐州請對言臣族屬至多其堪任

禄仕者皆已奏薦不任者悉均奉贍之公主有乳媪在得入參宫禁處臣去後託以干祈望陛下不納帝深歎其賢　分定天書及大駕儀仗别飾玉輅以奉天書題牓曰天書玉輅　壬辰江淮發運使李溥言糧綱卒隨行有少貨物經歷州縣悉收税筭望與蠲免從之　給事中判集賢院种放得告歸終南山是日名見宴餞于龍圖閣帝作詩賜放命羣臣皆賦且製序杜鎬辭以素不屬文詔令引名臣歸山故事鎬因誦北山移文其意

蓋譏放也明日帝出晁迥以下詩序示王旦等因題品之以迥詩及楊億王曾序爲優詔令別自繕寫送放時論榮之　丙申入内供奉官鄭志誠自茅山使還言至昇州見黄雀羣飛蔽日往往從空而墜又聞空中若水聲帝曰是皆異常而州不以言何也因出占書示王旦等曰此皆民勞之兆若守臣知人疾苦能防於未然則可免禍令張詠在彼吾無慮矣先是城中多火詠廉得不逞之民潛肆燔爇者折其足而斬之由是遂絶　巳

玄以三司使丁謂為修昭應宫使初議作宫命謂經度謂欲殫國財用規摹宏大近臣多言其不可殿前都虞候張旻亦言土木之侈不足以承天意帝名問謂謂曰陛下富有天下建一宫崇奉上帝何所不可且今未有皇嗣建宫於宫城之乾地正可以祈福羣臣不知陛下此意或妄有沮止願以此諭之既而王旦又密疏諫帝帝諭之如謂所對旦遂不敢復言於是特建使名令謂專總其事　詔自今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所舉官

如進改後五年無過有勞幹者并舉主特加酬獎先是

帝謂宰臣曰舉官犯贓則連坐而得人者賞弗之及非

所以勸也故有是詔

呂中曰分天下為郡縣總郡縣為一道而又總諸道

於朝廷委郡縣於守令總守令於監司而又察監司

於近臣此我朝內外之紀綱也故欲擇守令必責之

轉運欲舉轉運必責之近臣既嚴連坐之罰又定舉

官之賞而失察者又有罪賞罰行而紀綱正矣然賞

罰但行於已舉之後舉官當擇於未舉之先蓋惟正知正惟邪知邪善惡各以類至此真宗所以先擇舉主也

壬寅詔禁中外羣臣非休暇無得羣飲廢職　五月乙卯朔詔追封孔子弟子兗公顔回為國公費侯閔損等九人為郡公郕伯曾參等六十二人為列侯宰相羣官分撰贊　韶州獻頻婆果後以道遠罷之考異實録作千歲果

壬戌詔兗州長吏以天書降泰山日詣天貺殿建道場

設醮以其節爲天貺節令諸州皆設醮從知并州劉綜請也　丙寅名宰相至龍圖閣觀道像又觀崇和殿瑞物凡四百餘種王旦等稱賀是日以昭應宮興工宴丁謂以下仍賜役卒緡錢　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錢塘楊侃請令諸州屬縣無遣胥吏下鄉追事從之侃虞卿之後也　代州地震　六月丁酉詔修昭應宮役夫三伏日執土作者悉罷之時丁謂欲速成請三伏不賜休假王旦言當順時令乃降是詔先是瑞應沓至知制誥

王曾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灾沴則免輿議及帝既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宫復上疏曰伏睹國家誕受殊祥薦膺祕籙陛下寅畏寶符陟封名岳奉若之心斯為至矣而清衷濬發成命亟行就嚴城之北隅啟列真之祕宇自經始以來庀徒斯廣輦他山之石伐豫章之材累土陶甓揮鍤運斤功極彌年費將巨萬國家尊奉靈文之意不為不厚矣然臣之愚懇或異於斯既有見聞安敢緘默臣以為今之與作

有不便之事五焉請為陛下陳之創立之宮規制宏大凡用材木莫非梗楠般運赴宮尤傷人力雖云只役軍匠寧免煩擾平民況復軍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方畢封崇復茲興造內帑傾積代之蓄藏百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斂之惟艱此未便之事二也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雙闕之下萬衆畢臻所役諸雜兵士多是不逞小民具或鼠竊郊鄽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足貽聖憂此未便之事三也王者順承天地舉動必遵於

時令財成不失於物宜臣謹按孟夏無發大衆無起土工無伐大樹今肇基卜築衡冐欝蒸傲擾厚坤乖違前訓刬復旱暵卒痒比屋罹災得非失承天地之明效歟此未便之事四也臣竊聆符命亦言清淨育民乃過興剖撅之功廣務雕鎪之巧屢殫物力未協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陛下思祖宗之大猷察聖賢之深戒止敦樸素無取瓌奇俾四海之内知陛下重愛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昔太宗皇帝建太一上清等宫亦不使窮極

壯麗臣謂陛下宜遵而行之方今疆埸甫定西北有姑息之虞民俗茍完倉箱無紅腐之積況關輔之地流亡素多近甸之氓農桑失望雖令有司安慰亦恐未復田廬秋冬之間饑歉是懼亟經營於神館慮稍讟於輿情且往古廢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告方册足為商鑒者陛下覽之詳矣試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凈無為者之安全乎願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考異王曾疏在言行録不得月日曾疏有云功極彌年恐合附來年五月疏又云旱暵眾今年五月

庚辰遣官祈雨來年五月辛丑京師大雨然則附今年五月為允

帝自景德四年以來不復出獵壬寅詔五方鷹鶻量留十數以備諸王從時展禮餘悉縱之　庚戌帝御崇政殿親試進士諸科賜進士梁固等及第出身有差固顥之子也初以顥遺廕賜進士出身服除詣登聞讓前命願赴鄉舉許之

昭應宮初相地止晝內殿真班院丁謂等復請增衍之多黑土疏惡乃於東京城北取良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日役工數萬上以道里稍遠憫其負擔之勞

壬戌詔三司以空船給昭應宫運土仍浚治渠道　秋七月丁巳置糾察在京刑獄司以知制誥周起侍御史趙湘領之　三司請出内藏綾萬疋以助經費從之復以萬安宫為滋福殿　先是有詔減鄜延路駐泊兵九指揮歸營乙丑鈐轄李繼昌等言邊防備豫望許如舊帝以夷落安静冀省轉輸之勞不許　辛未以昭應宫為玉清昭應宫　戊寅詔封玄聖文宣王廟配享先儒魯史左丘明等十九人爵為伯贈蘭陵侯王肅司空

當陽侯杜預司徒命近臣各撰賛　庚辰侍御史趙湘判三司都催欠司彭維等條上封禪赦前天下逋負總千二百六十萬七千悉除之　八月帝欲擇官知審刑院謂宰相曰當須詳悉法令之人王旦曰令司法有人知院者但能曉達事理詳究物情不必熟法令者帝然之　秘書丞董温其上言漢以霍山為南嶽望令壽州長吏春秋致祭詔禮官與崇文院檢討詳定上奏言奉祀已久難以改制其霍山如有祈請及别勑致祭即委

州縣奉行從之　後宫杜氏昭憲皇后姪女也帝禁銷金嚴甚還自東封杜氏乃服以迎車駕帝見之怒遂令出家洞真宫為道士由是天下無敢犯禁者考異李燾曰杜氏入道事跡國史不載今據江休復雜志編入江云太常宫誤也　知雜御史趙湘言臣聞君臣之際禮義攸行朝廷之儀進止有度故辨色而皆入或假寐以待時苟夙興之不勤何匪懈之能竭況乎稱疾尤屬慢朝若無察視之規孰執曠官之咎伏見常參文武官每日趨朝並早赴待漏院候開内門齊入

令以辰漏上始放朝故多後時乃入望許令知班驅使官二人常在正衙門視之有入晚者具名申奏又風雨寒暑稍甚即多稱疾請假望委御史臺酌度聞奏遣官診視如顯有誑妄即具彈劾從之　九月壬子朔入内供奉官王承勛言准詔於洺州塞漳河水口本州差權推官祖百世監督兵夫頗見勤盡望即授正任帝曰州縣官除幕職皆自特恩内臣豈當論請即令吏部銓擬官代之凡内侍有過者責為洒掃院子乙卯賜其名曰

散內品　先是命供備庫使謝德權決金水河爲渠自天波門並皇城至乾元門歷天街東轉繚太廟皆甃以礲甓樹之芳木車馬所度又累石爲梁間作方井官寺民舍皆得汲用復東引由城下水竇入于濠京師便之丁卯德權奏功畢詔宗正告廟室賜役卒緡錢　司天言太陰當食之既翌日皇帝本命請禱祀之帝曰經躔已定何可祈也不許既而候之不虧宰臣表賀　甲子命工部侍郎馮起爲契丹國信使　邵州防禦使廣平

公德㬎言女適殿直郭中和家族頗衆欲為别置一第帝曰中和有父母若從其請則婦事舅姑之禮闕矣不許 乙亥無為軍言大風拔木壞城門營壘民舍壓溺者千餘人詔内臣恤視蠲来年租收瘞死者家賜米一斛 先是帝謂王旦等曰朕在東宫講尚書凡七遍論語孝經亦皆數四今宗室諸王所習惟在經籍昨奏講尚書第五卷此甚可喜也於是名寗王元偓等赴龍圖閣覽書目帝諭之曰宫中甞聽書習射最勝他事元偓

曰臣請侍講張頡說尚書閒日不廢弓矢因陳典謨之義帝喜乃詔每講日賜食命入内副都知張繼能主其事尚慮元偓等輕侍專經之士又加訓督焉　是秋京西河東陜西江淮荆湖路鎮定益梓邛家等州言豐稔京師粟斗錢三十　冬十月癸未雄州奏契丹改築新城帝謂輔臣曰景德誓書有無創修城池之約今此何也陳堯叟曰彼先違誓修城亦此之利也帝曰豈若遺利而敦信乎且以此為始是當有漸宜令邊臣詰其違

約止之則撫御遠俗不失其歡心矣　濛州民齊睿坐
惡逆逃亡會東封首露州用赦原之知定遠縣王仲微
言通判度支員外郎趙況受睿錢三百千不以上聞請
重寘其罪詔特斬睿論況枉法除名為民況范陽人右
丞上交子也　御史中丞王嗣宗言許州積水害民田
蓋惠民河不謹隄防每歲決壞即詔閤門祗候錢昭厚
經度之昭厚請開小潁河分導水勢帝曰泄其上源無
乃移患於下流乎昭厚不能對判陳州石保吉復言此

河浸廣則郡當水衝為害之大乃命白波發運判官史瑩視之瑩請頓固雙斗門於減水河口為東水鹿巷以均節壅溢奏可因詔三班選幹局習事者巡護隄岸殿最如黃汴法自是吏謹其職而水災稍息 甲午詔天下並建天慶觀先是道教之行時罕習尚惟江西劍南人素崇重及是天下始徧有道像矣殿中侍御史張士遜上言今營造競起遠近不勝其擾願因諸舊觀為之詔從其請 御史中丞權判吏部銓王嗣宗剛果率易

無所畏憚每進見極談時事或及人間細務頗輕險好進深詆馮拯之短而結王旦弟旭使達意於旦以為助旦疾其醜行因力庇拯嗣宗大恚因摭拾知制誥王曽從妹夫孔冕被曽誣構及侯德昭援赦叙緋李永錫坐贓除名復引充舊職等事欲以傾旦帝曰止此乃致旱耶嗣宗理屈復以他辭侵旦旦不之抗乃已是月嗣宗請對言去歲八月至今年十月不雨宿麥不登及秋究鄆苦雨河溢害稼葢刑政有失致成災沴因復言孔冕

寃枉播在人口而王曾尚居近班願示黜退以正朝典臣請露章以聞帝謂王旦等曰曾實無罪若嗣宗上章亦須裁處旦曰冕不善之迹甚衆但以宣聖之後不欲窮究謂其寃枉感傷和氣恐未近理翌日嗣宗復對且謝前言之失帝優容之其狂妄多如此類　十一月壬子朔知鄧州張知白言陜西流民相續入境有欲還本貫而無路糧者臣誘勸豪民出粟數千斛計口給之以半月為準凡就路總二千三百家萬二百餘口其支貸

有餘者悉給貧老詔奬之　衛尉卿權判刑部塡從吉
言准淳化三年敕諸州所奏獄空須是司理院州司倚
郭縣俱無繫囚又准後敕諸路自今獄空更不降詔奬
諭臣伏見提點刑獄司所奏獄空本司比對多不應舊
敕外州妄覬奬飾沽市虛名近邠滄二州勘鞫大辟囚
干註數人裁一夕即行斬决伏見前代京師决獄尚五
覆奏葢欲謹重大辟豈宜一日之内便决死刑朝廷比
務審詳恐有寃濫非有求於急速其間州府不體朝廷

邀為己功但務獄空必無所益欲望依准前詔不行奬諭其諸州府軍監以公事多少分為三等第一等公事多處五日其次十日其次二十日並須州司理院倚郭縣全無禁囚及責保寄店之類方為獄空委提點刑獄司據等第日數勘驗得實書於印歴從之　丙辰帝作文武七條戒官吏謂宰相曰漢制刺史以六條諸葛亮有武臣七戒朕今參求要道以儆勵羣臣又思先朝以儒行篇賜近臣今可并賜一軸　甲子詔諸路官吏有

蠹政害民辨鞫得實本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官不能舉察者論其罪先是知晉州齊化基知鄜州何士宗皆坐贓抵法監司初不以聞故申敕之　帝謂宰相曰聞隴州推官陳漸不能謹潔轉運使以尭叟諸姪不能案舉昨因違越被劾尭叟特為請令罷任自今儻如此必正其罪不復貸矣　十二月辛丑三司使丁謂等上泰山封禪朝覲祥瑞圖百五十卹宣使劉承珪上天書儀仗圖一卹近臣觀於滋福殿俄又示百官於朝堂　契丹

承天皇太后蕭氏殂年五十七諡曰神聖宣獻契丹主哭必嘔血遣天平節度使耶律信寧馳騎來告涿州先牒雄州雄州以聞甲辰詔廢朝七日令禮官詳定服制復命太常博士王隨為祭奠使太常博士王曙等為弔慰使賻以衣五襲綾羅布帛萬疋　乙巳賀正使耶律圖嚕古初入見既還館令客省使曹利用以涿州牒示之戊申告哀使耶律信寧至閤門使受書進內詔圖嚕古等就開寶寺設位奠哭百官詣都亭驛弔之己酉帝

於內東門制服發哀名信寧入內親加卹問羣臣進名

奉慰蕭太后有機謀善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先是

蕃人毆漢人死者償以牛馬漢人則斬之仍沒其親屬

為奴婢后一以漢法論每戎馬入寇親披甲督戰及通

好亦出其謀然天性殘忍多殺戮始歸政於契丹主未

踰月而殂耶律隆運尋亦卒隆運即韓德讓也內外制

服與后同柩而葬無子以吳王隆裕子周王承業為後

是歲天下戶八百四十萬有奇　趙德明帥所部出

侵回鶻長星晝見德明懼而還

三年春正月丁巳邊臣奏韓德讓死帝曰德讓頗有智謀臣佐中未聞有其比者王欽若曰國主懦弱自今恐不能堅守和好帝曰朝廷始終待以誠信彼之部族亦當順從也

种放歸終南山有使來自秦雍者得放答陳堯叟詩五章以聞帝嘉之謂宰相言放隱居力學嘗言古今殊時不當背時效古此最近於理乃詔放赴闕放表乞賜告帝許之詔答云儻再名勿復辭也又作歌

以賜幷賚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問放為弟汶求官即授秘書省正字　知天雄軍寇準言振武軍士接送契丹使過境臣已各給裝錢帝謂輔臣曰寇準好收人情以求虛譽卿等今見之矣乃詔諭準不當擅有給賜命備錢償官考異實録又云王旦對上以為此事忠臣必不為之別一本乃無此語今削去　二月契丹主閫弱自蕭太后與韓德讓相繼死其弟隆慶尤桀黠衆心附之言事者請因遣使特加恩隆慶帝曰柔遠之道務存大體正當講信修睦

使之和協如其不法豈宜更加禮耶　乙酉丁謂請承天節禁屠宰刑罰從之　癸酉昇州民以知州張詠秩滿願借留即授工部尚書令再任仍賜詔奬焉　交州黎至忠苛虐國人不附大校李公蘊為至忠親任乃逐至忠出城而殺之其二弟明提明昶爭立公蘊又殺之自稱留後遣使奉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之公蘊又效尤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其用桓故事授以官爵　右僕射判都省張齊賢言玉清昭應宮繢畫符瑞

有損謙德及違奉天之意又屢請罷土木之役不聽辛丑齊賢出判孟州　閏月甲寅冬官正韓顯符造銅候儀成并上所著經十卷其制則本唐李淳風及一行之遺法云　巳未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諸軍歲給帛七十萬當春時民多匱乏常假貸於豪右方納稅租又償逋欠以故工機之利愈薄請官預給帛錢俾及期輸送民既獲利官亦足用詔從之仍令優與其直後遂推其法於天下　乙卯帝幸射堂宴射又至西堂閱太

宗御書圖畫帝作詩從臣皆賦　甲戌增葺射堂為繼照堂設帟張樂許士民遊觀三日　丁丑召宰臣於宣聖殿謁太宗聖容玉皇像　三月壬辰以權靜海軍留後李公蘊為靜海軍節度封交阯郡王賜衣帶器幣丁酉帝謂王旦等曰自北鄙修好疆埸不聳朕居安慮危罔敢暇逸嘗著文自警置之座右乃出貴糜食珍田夫吟念農歌自戒箴以示旦等　天書殿屢有祥異帝以語輔臣王旦等曰陛下至誠奉天天示寶符神物相

之固其宜矣　帝作念邊詩賜近臣和帝謂輔臣曰將帥才難今文武中固亦有人蓋不經戰陣無由知之雖天下無事然兵不可去戰不可忘古之道也馬知節曰將帥之才非可坐而知之顧臨事機變如何爾咸平中將帥才畧無聞措置未便不能擒戮戎寇蓋以未得其人故也今朝廷士馬雄盛城壘堅固器甲犀利茍契丹渝盟邊候有警陛下得人授之成算可使無噍類矣帝曰知節久任邊防以為禦戎之策何者為善知節曰邊

防之地橫亘雖長然據要以扼其來路惟順安軍至西山不過二百里若列陣於此多設應兵使其久莫能進衆將疲弊時以奇兵輕騎逼而擾之如敢來犯即命將深入力戰彼必顛覆不暇令諸將喜用騎兵以多為勝且騎兵之多者布滿川谷而用之有限苟墻進而前小有不利則莫之能止非所謂節制之師也臣嘗謂善用騎兵者不以多為貴但能伏覘戎寇之多少度地形之險易寇少則逼而擊之衆則聚而攻之常依城邑以為

旋師之所無不捷矣時契丹已盟大臣方言符瑞知節每不然之當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因自陳年齒未暮五七年間尚可驅策如邊方有警願預其行但得副部署及良馬數疋輕甲一聯足矣帝以為然乃命製鋼鐵鎖子甲賜之　夏四月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駙馬都尉石保吉卒於京師帝廢朝三日贈中書令謚莊武屬孟夏饗太廟未即臨喪遣使諭其家禮畢乃臨哭之保吉姿貌瓌碩頗有武幹累世將相家富於財性驕倨好

殺歷藩鎮多擾細民待屬吏不以禮帥大名時葉齊查
道皆知名士悉命械頸以督糧運帝嘗賜密詔戒之
先是曹瑋及張崇貴上涇原環慶兩路州軍山川城寨
圖已未帝出以示王欽若等曰處置咸得其宜至於儲
備亦極詳悉宜令别畫二圖用樞密印一付本路一留
樞密院按圖以計事　辛酉賜泰山隱士秦辨號貞素
先生放還山辨自言百三十歲帝召至京與語多言五
代事亦無他術但能服食致長年耳　癸亥詔幕職州

縣官除廣南福建路令預借俸錢外江淅荆湖遠地𮪍府等州河北河東緣邊州軍自今並許預借兩月俸餘近地一月　是日後宫李氏生子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帝謂起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也帝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懐金錢出探以賜起李氏杭州人初入宫侍劉修儀莊重寡言帝命為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心惡之帝私卜釵完當生男子左右取釵以進殊不毁帝喜甚已而果生子是為仁宗後封李氏為崇

陽縣君　甲子契丹葬承天皇太后檖朝禁邊城樂

太常博士石待問上時務策十數條大率言北鄙凶變非與中國渝盟即遭其弟簒奪乞選將練兵為之豫備又言先朝多任中人陵轢將帥故罕成功帝曰人臣指陳時政有關朕躬過失雖不近理亦當優容之待問乃以祖宗制度所無之事恣為矯誣是不可恕也即命翰林學士李宗諤詰之待問辭窮已而責授滁州團練副使不得僉署州事　考異聖宋掇遺云待問上疏諫修昭應宫曰羣臣皆以陛下在堯舜之上

臣謂不及唐太宗遠矣坐是命黜令從長編

乙亥出內庫錢五百萬贖故宰相呂端居第賜其子藩先是帝謂王旦等曰端諸子皆幼長子藩病足家事不理舊第已質於人兄弟不同處昨令中使視之藩扶杖附奏求賜差遣朕思之不若出內庫錢贖還舊第令其聚居又倣舍日得千錢可以贍養然藩頗懦當諭百凡有支用置簿歲上內侍省後六年藩為弟蔚娶妻又表獻居第求加錫予且言負人息錢甚多王旦曰陛下恤孤念往以勸人臣而藩重煩

聖念不可聽帝曰宜别出内庫金帛賜之俾償宿負蕃
弟荀仍與西京差遣令蕃同往自今無得借使他財命
有司為掌儆課給其家復詔樞密院察其妄費王旦曰
陛下推恩終始極矣唐元和中還魏徵舊第止降一詔
何嘗委曲如是耶　是月知雄州兼河北安撫使李允
則言久戍邊乞給假暫乘傳赴闕詔許之　五月安定
郡王惟吉薨魏王德昭之子也惟吉好學喜屬文雅善
草隸飛白性至孝初太祖命孝章皇后撫養之后親為

櫛沐及上仙哀過所生每誦詩至蓼莪父母劬勞之句涕泗交下宗室中有賢明之稱焉　甲午詔奬知益州任中正轉運使言吏民列狀願借留之也中正及幷州劉綜皆以善政聞帝謂輔臣曰藩方重地切在得人朝行中亦難其選自今須歷方面始可擢爲大官卿等志之　辛丑京師大雨平地數尺壞廬舍民有壓死者賜布帛

資治通鑑後編卷二十七

資治通鑑後編卷二十八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二十八

起上章閹茂六月盡重光大淵獻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大中祥符三年六月癸丑知河中府楊舉正言本府父老僧道千二百九十人狀請車駕親祀后土詔不許

丙辰頒諸州釋奠𤣥聖文宣王廟儀注并祭器圖　詔前歲陜西饑民有鬻子者官為贖還其家　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郭贄卒帝以舊學故親往哭之廢朝三日贈左僕射謚文懿録其三子贄喜延譽後進宋白趙昌言皆其所薦也　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邢昺被病請告帝親臨問賜名藥一奩國朝故事非宗戚將相無省疾臨喪之禮惟昺與郭贄以恩舊特用之儒者以為榮及卒廢朝二日贈左僕射三子並進秩洪湛之

得罪也曷力居多王欽若德之曷被寵幸亦欽若左右之焉　秋七月戊寅朔王清昭應宮紫微殿上梁車駕往觀焉　丙申溫仲舒卒贈左僕射謚恭肅仲舒敏於應務少與呂蒙正契厚又同登第仲舒黜廢累年以蒙正居中書極力援引及被任用反攻蒙正士論薄之　己亥詔南宮北宅大將軍已下各赴書院講經史諸子十歲以上並須入學每日授經書至午後乃罷仍委侍教教授伴讀官誘勸無令廢惰　辛丑文武官將校耆艾

道釋三萬餘人詣闕請祀汾陰后土不允表三上八月丁未朔詔以來年春有事於汾陰 戊申以樞密院事陳堯叟為祀汾陰經度制置使翰林學士李宗諤副之 河北轉運使李士衡獻錢帛三十萬以佐用度詔褒之 己酉發陝西河東兵五千人赴汾陰給役置急脚遞鋪出廐馬增驛傳遞鋪卒至八千餘人 庚戌命翰林學士晁迥楊億等與太常禮院詳定祀汾陰儀注 詔汾陰路禁弋獵不得侵占民如東封之制 壬子昇

洪潤州屢火遣使存撫祠山川　甲寅召近臣觀書龍圖閣帝閲元和國計簿三司使丁謂進曰唐朝江淮歲運米四十萬至長安今乃五百餘萬府庫充仞倉廩盈衍帝曰民俗康阜誠賴天地宗廟降祥而國儲有備亦自卿計臣宣力也謂再拜謝　丁巳詔寶鼎縣不得笞箠人有罪並送府驅遣　庚申解州言池鹽不種自生其味特嘉取其精明尤異者上進詔遣使祭池廟　賜大理評事蘇耆進士及第耆易簡子宰相王旦女壻也耆

舉進士及唱第格在諸科樞密院陳堯叟為帝具言之帝顧問旦旦却立不對者曰顧且修學既出堯叟謂旦曰公一言則者及第矣旦笑曰上親臨軒試天下士示至公也旦為宰相自薦親屬於冕旒之前士子盈庭得無失體堯叟愧謝曰乃知宰相真自有體至是者獻所為文名試學士院而有是命旦長女壻殿中丞雍丘韓億後亦嘗獻所為文帝亟欲名試旦力辭之億例當守遠郡帝特名見改太常博士知洋州旦私語其女曰韓

郎入川汝第歸吾家勿憂也吾若有求於上他日使人指韓郎緣婦翁奏免遠適則其為損不細矣億聞之喜曰公待我厚也　丁卯羣臣五表上尊號不許　庚午詔如聞汾陰路勾當官除州縣供頓外別取索準備物宜令一切禁止　辛未命曹利用祭汾河　有司定祀后土儀度廟庭擇地為埳其玉冊玉匱石匱石𥑮印寶悉如社首之制從之　乙亥河中府父老千七百人詣闕迎駕帝勞問之賜以緡帛　初高麗西京留守康肇

弑其君誦而立誦之從兄詢權領國事考異李燾長編云高麗王誦卒其弟詢權領國事案宋史及陳桱通鑑續編云詢爲西京留守康肇所弑立誦從兄詢令從宋史通鑑續編高麗嘗築六城於境上契丹已爲貳於已遂舉兵奄至城下焚蕩宮室剽刧居人詢徙居昇羅州以避之兵退乃遣使請和契丹主謂羣臣曰康肇弑君誦而立詢因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羣臣皆曰可國舅詳穩蕭迪里曰國家連歲征討士卒抗弊況陛下在諒陰年穀不登創痍未復遠夷小國城壘完固勝不可爲武萬

一失利恐貽後悔不聽　九月丙子朔帝幸左丞天祥符門觀上梁改含芳園爲瑞聖園　戊寅詔西路行宮宜令儀鸞司止用油幕爲屋以備宿衛不須覆以蘆竹　河東轉運使陳若拙請以所部緡錢芻粟十萬轉輸河中以助經費許之　陳堯叟言樂壇於脽上如方丘之制廟北古雙柏旁起堆阜即就用其地焉　丁亥帝作宗室座右銘并注賜寧王元偓而下從判宗正等趙湘請也　知華州崔端言二千餘人欲詣闕請幸西嶽

詔答之　陳堯叟至汾陰數奏雲物之祥辛卯羣臣詣闕拜表稱賀　癸巳杖殺入内高品江守恩於鄭州坐擅取民田麥穗及私役軍士故也論者謂朝廷行罰不私中外莫不悚慶　初有司議祠宇之旁難行覲禮欲竢還至河中朝會肆赦於是陳堯叟等言寳鼎行宫之前可以設壇壝如東封之制詔如堯叟等奏　甲辰内出綏撫十六條頒江淮南安撫使　冬十月庚申陳堯叟獻河中府民王洺所上靈寳真文詔以洺為本府助

教　陳堯叟又言解州父老欲詣闕奉迎車駕詔堯叟
諭止之　丁巳羣臣詣闕拜表賀得靈寶真文　戊辰
命三司使丁謂赴汾陰路計度糧草　庚申丁謂等上
大中祥符封禪記五十卷帝製序藏祕閣賜謂等器帛
十一月戊辰徙司天臺韓顯符所造銅渾儀於龍圖
閣召輔臣同觀因詔顯符擇監官或子孫可教者授其
法　壬寅召向敏中陳彭年張知白孫奭查道等對於
崇政殿命坐令即席賦瑞雪汾陰詩　李允則言頃年

契丹加兵女真女真衆才萬人所居有灰城以水沃之凝為堅氷不可上距城三百里焚其積聚設伏於山林間以待之契丹既不能攻城野無所取遂引騎去大為山林之兵掩襲殺戮今契丹趣遼陽伐高麗且涉女真之境女真雖小契丹不能勝也仍書圖以獻帝謂王旦等曰契丹伐高麗萬一高麗窮蹙或歸于我或來乞師何以處之旦曰當顧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麗貢奉累數歲不一至帝曰然可諭登州侍其旭如高麗有使

來乞師即語以累年貢奉不入不敢違于朝廷如有歸投者第存恤之不須以聞　先是契丹主欲伐高麗遣高正韓杞宣問王詢遣使奉表乞罷師不許乙酉契丹軍遂渡鴨渌江康肇率師禦之戰敗退保銅州契丹進擊肇分兵為三一營于州西據三水之會肇居其中一營于近州之山一附城而營契丹先鋒耶律博諾率詳穩耶律達魯擊破三水砦擒肇及副將李立追亡數十里獲所棄糧餉鎧仗不可勝計會契丹主軍至斬首三

篇餘級銅霍貴寧等州皆降都統蕭巴雅爾復大敗高麗
于古達嶺王詢遣使上表請朝許之遂禁軍士俘掠以
馬保佑為開京留守王八副之遣乙凜將騎兵一千送
保佑赴京高麗守將卓思正殺契丹使者韓喜孫等十
人帥兵出拒保佑不得入而還契丹主遣乙凜將兵擊
之思正出奔西京契丹兵圍之五日不克契丹次于城
外王詢遣使請降羣臣議皆謂宜納之耶律資曰詢一
戰而敗遽求納款此詐耳納之恐墮其計宜待彼勢窮

乃屈未晚也契丹主乃使蕭巴雅爾等進攻開京遇高麗兵敗之王詢棄城走平州契丹遂焚開京宮室府庫民廬俱盡至清江而還契丹師既行諸降城復叛至貴州南峻嶺谷大雨連日馬駝皆疲甲仗多失霽乃得渡鴨淥江考異案長編云契丹大舉伐高麗詢與女真合兵拒之契丹大敗帳旗卒乘罕有還者官屬戰沒大半乃令幽薊選常干仕進及稍知書者以補其乏歸取介冑萬副隆慶以疑間不給核寨適歸高麗又于鴨淥江東築城與遠來相望跨江為橋潜兵以固大城與遼史通鑑續編所載不同而葉隆禮契丹國志則云統和二十八年十一月契丹伐高麗國高麗與女真合兵拒之契丹兵敗此又與長編合矣存以俟考

庚

子陜州言寶鼎縣黃河清遣官往祭羣臣稱賀　十二月丙午寶鼎縣黃河再清李宗諤以聞帝作詩近臣畢賀越數日集賢校理晏殊獻河清頌　壬子大宴含光殿軍校營在新城外者並令終宴至夕遣內侍持鑰往諸門竢盡出闔扉入鑰遂為定制　乙卯告太廟奉天書如東封之制　丙辰以資政殿大學士向敏中權東京留守三司使丁謂為行在三司使鹽鐵副使林特副之　丁巳翰林學士李宗諤等上新修諸道圖經千五

百六十六卷詔奬之　禁廛從諸色人燔爇道路草木

知雜御史趙湘請依周禮知土訓誦訓纂録所經山

川古跡風俗以資宸覽詔錢易陳越劉筠宋綬掌其事

每頻進一卷　龍圖閣待制孫奭由經術進守道自處

即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悦帝嘗問以天書奭對曰臣愚

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知奭朴忠每優容之考異李燾曰奭以經術進守道自處即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悦大中祥符初得帛書祕語于左承天門或以為天書上將奉迎召宰相對崇政殿西廡王旦等曰天貺符命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奭對曰臣愚所聞天

何言哉豈有書也上既奉迎天書大赦改元布告其事于天下築玉清昭應宫是歲天書復降泰山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作禮樂王欽若陳堯叟丁謂杜鎬陳彭年皆以經義左右附和由是天下爭言符瑞矣正傳既云築昭應宫又云是歲天書復降泰山帝以親受命遂議封禪按帝初得左承天門天書即議封禪不緣天書復降泰山乃議封禪也正傳誤矣正傳大抵尚文文勝則固失實不但取天何言哉安有書也等語餘悉删去

是歲特命向敏中諭奭令陳朝廷得失奭上納諫恕直輕徭薄賦四事頗施用其言及將有汾陰之役會歲旱京師近郡穀價翔貴奭遂奏疏曰考異奭附傳云大中祥符三年令宰相向敏中諭奭按敏中時但為資政殿大學士未嘗再入中書也今削去宰相字先王卜征五年

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

東封更議西幸則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

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行封禪大禮

欲優游其事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郡縣浸尋于

泰山矣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行此其不可二也周禮

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

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

成已來從公卿之議徙汾陰后土于北郊後之王者多

不祀汾陰今陛下乃欲舍北郊而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其不可四也河東者唐王業所起之地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祀后土與聖朝事異今陛下無故欲祠汾陰其不可五也夫遇災而懼周宣所以中興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荅天譴豈宜下狥姦回遠勞民庶忘社稷之大計慕簫鼓之盤遊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出八月入育養萬物人君之象失

時則為異今震雷在冬為異尤甚天戒丁寧陛下未悟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先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則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其不可八也陛下欲行此禮不過如漢武帝唐明皇刻石頌功而已此皆虛名也陛下天縱欽明神資濬哲固當追蹤三帝三王之事豈止效此虛名乎其不可九也唐明王以嬖寵害政姦佞當塗身播國屯兵纏魏闕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

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為之其不可十也臣猶懼言不逮意願少賜清問以畢其説帝遣内侍皇甫繼明諭以具條再上於是輙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匆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㩦奪之盜必行北敵治兵不遠邊境雖馳單使寧保其心昔黄巢出自凶饑陳勝起于徭戍隋煬帝縁勤遠畧唐高祖由是開基晉少主智昧邊防耶律德光因之猾夏今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罔念民

疲不虞邊患涉仍歲荐饑之地修違經久廢之祠又安知饑民之中無黄巢之劇賊乎役徒之内無陳勝之大志乎肘腋之下無英雄之窺伺乎區脫之間無天驕之覬覦乎陛下方祠后土駐蹕河中若敵騎猖狂忽及澶淵陛下知魏咸信能堅據河橋乎周瑩居中山能摧鋒却敵乎又或渠魁俠帥嘯聚原野刦掠州縣侵軼郊畿行在遠聞得不驚駭陛下雖前席問計羣臣欲借箸出奇以臣料之恐無及也又竊見今之姦臣以先帝寅畏

天災詔停封禪故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為繼成先志也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勲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而乃畀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于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已任撰造祥瑞假托鬼神才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聖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謂已大成勲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佞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痛哭也夫天神地祇聰明正直作善

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安在其籩豆簠簋乎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固非愚臣妄議也時羣臣數奏祥瑞爽又上疏言五載巡狩虞書常典觀民設教羲易明文何須紫氣黃雲始能封嶽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令野鵰山鹿並形奏牘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必不信腹非竊笑有識盡然上玷皇明不為細也疏入不報

四年春正月陜西提點刑獄司言邠寧環慶副都部署陳興縱所部禁兵刦盜詔釋不誅辛巳徙知永興軍府王嗣宗代之邠州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羣狐處焉妖巫挾之為人禍福凡水旱疾疫悉禱之民語為之諱狐音及嗣宗至毁其廟燻其穴得數十狐盡殺之淫祀遂息辛巳詔執事汾陰懈怠者罪勿原　癸未代州言粟斗十餘錢　乙酉親習祀后土儀於崇德殿　丁亥謁啓聖院太宗神御殿普安院元德皇后聖容告將

行也　丁酉車駕奉天書發京師日上有黄氣如疋素五色雲如蓋紫氣翊仗是夕次中牟縣　戊戌次鄭州命陳彭年王曙同詳定邀駕詞狀　己亥次滎陽縣庚子次鞏縣判河陽張齊賢見於汜水頓侍食畢即還任陳堯叟進白鹿　辛丑過訾村設幄殿奉置三陵神坐帝鞾袍拜哭奠獻是日晴霽始就次舊烟白霧起陵上俄覆神幄禮畢乃散咸以為帝哀慘所感夕次偃師縣壬寅車駕至西京　甲辰發西京至慈澗頓太官始

進素膳夕次新安縣　二月乙巳朔次澠池縣丙午次
硤石縣丁未入陝州　戊申華州獻芝草東京獄空
已酉次靈寶縣　庚戌次湖城縣辛亥次閿鄉縣壬子
出潼關度渭河次嚴信倉遣近臣祀西嶽　癸丑次河
中府　丙辰次永安鎮遣近臣祀河瀆　丁巳發永安
鎮有黄雲隨天書輦法駕入寶鼎縣奉祇宫　戊午致
齋名近臣登延慶亭南望仙掌北瞰龍門自宫至脽列
植嘉樹六師環宿行闕旌旗帟幕照燿郊次眺覽久之

已未寶鼎縣瀵泉湧有光如燭　庚申羣官宿祀所

辛酉具法駕詣脽壇夾路燎火其光如晝甬道盤屈

周以黄麾仗至壇次服衮冕登壇祭后土地祇備三獻

奉天書於神坐之左以太祖太宗並配悉如封禪之禮

先是脽上多風及行禮頓止司天言黄氣繞壇月重輪

衆星不見惟大角光明少頃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輦

詣廟登歌奠獻省封石匱遣官分奠諸神登鄈邱亭視

汾河望梁山顧左右曰此漢武帝泛樓船處也一時之

樂垂於千古即日還奉祇宮鼓吹振作紫氣四塞觀者溢路或感泣言曰五代以來此地為戰場今日乃獲覩天子巡祭實千載一遇之幸也詔以奉祇宮為太寧宮增葺殿室設后土聖母像又遣官祭告河瀆　壬戌御朝覲壇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恩賜如東封例建寶鼎縣為慶成軍給復二年　賜天下酺三日大宴穆清殿賜父老酒食衣幣帝作汾陰二聖配饗河瀆西海等贊

考異　湘山野錄云真宗回蹕次河中長安父老三千人詣行在表乞臨幸种放以三不便諫乃止案真宗實錄畧無

此事野錄又言放時有凡喪及乞還山林等皆謬誤與正史實錄不合今不取 癸亥發慶成軍觀瀵泉夕次永安鎮 甲子次河中府幸舜廟賜舜廾名廣孝泉親作贊度河橋觀鐵牛又幸河瀆廟登後亭見民有操舟而漁秉耒而吏者帝曰百姓作業其樂乎使吏無侵擾則日用而不知矣遂幸開元寺紫極宮逍遥樓賦詩賜從臣名草澤李瀆劉巽瀆以疾辭授巽大理評事致仕瀆瑩子淳澹好古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仕瀆皆不荅於是直史館孫冕言其隱操陳

堯叟復薦之既辭疾不至遣内侍勞問令長吏歲時存問　乙丑御駐蹕宣恩樓觀酺　加號西嶽金天王曰順聖金天王遣鴻臚少卿裴莊祭告又詔葺夷齊廟丙寅賜親王輔臣百官酺宴於行在尚書凡二日帝作祀汾陰禮成詩就宴所賜之　戊辰發河中府　己巳次華陰縣幸雲臺觀觀希夷先生陳摶畫像除其觀田租庚午謁順聖金天王廟羣臣陪位遣官分奠廟内諸神又幸巨靈真君觀並除其田租宴從官父老於行宫

之宣澤樓紫氣如龍起嶽上帝作西嶽賛仙掌詩名見
華山隱士鄭隱敷水隱士李寧賜隱號曰貞晦先生
辛未次閿鄉縣名承天觀道士柴通玄賜坐問以無為
之要除其觀田租通玄年百餘歲善服氣語無文飾多
以修身謹行為說云　壬申次胡城縣宴號州父老於
行宫門　癸酉次靈寳縣　三月甲戌朔次陜州名草
澤魏野辭疾不至野居州之東郊不求聞達趙昌言冦
凖來守是州皆賔禮焉為詩精苦有唐人風契丹使者

嘗言本國得其草堂集上帙願求全部詔與之至是帝巡幸之暇回望林嶺問亭檻幽絶意非民俗所居時野方教鶴舞俄報有中使至抱琴踰垣而走帝乃遣使圖上其所居令長吏常加存撫　乙亥幸順正王廟作鐵牛詩宴從官父老於霈澤惠民樓又登北樓望大河觀山川形勝賜運船卒時服作詩題棟間是日雨石普請駐蹕城中勿涉泥濘帝作詩賜普因令扈從至西京

丙子次硤石縣丁丑次澠池縣戊寅次新安縣帝之還

也以道遠閔衛士肩輿執蓋之勞多乘馬御烏藤帽

已卯車駕入西京以知河南府薛映有治狀賜詩嘉奬　癸未張齊賢自河陽來朝召之也　甲申幸應天禪院又幸太子太師呂蒙正第慰撫之賜賚有加問蒙正諸子孰可用對曰臣之子豚犬耳猶子夷簡宰相才也（考異邵氏見聞錄載蒙正言有任夷簡任棣州推官按大中祥符元年以大理寺丞舉賢良此時不應尚為幕職也令削去）陳堯叟李宗諤自河中府來朝言初經度祀事至禮畢凡土木工三百九十萬餘正役軍士輦送糧

草供應頻遞亦未嘗差擾編民帝稱善　戊子丁謂言有鶴二百餘翔天書殿上又有五百餘飛集太清殿已丑御五鳳樓觀酺　車駕將朝陵甲午發西京次偃師縣　乙未帝素服乘馬至永安縣齋于行宮丙申謁安陵永昌永熙元德皇太后陵帝奠獻悲泣感動左右又徧詣諸后陵諸王墳致奠命中使徧祭皇親諸墳及諸汝州祭秦王墳　丁酉次鞏縣張齊賢辭歸河陽賜衣帶器帛如侍祀例　戊戌至汜水縣虎牢關路險命

執炬火以警行者河陽結綵為樓備樂奏帝以太宗忌辰甫近亟止之夕次滎陽縣改虎牢關為行慶關　已亥次鄭州庚子名從官宴于回鑾慶賜樓父老於樓下不作樂　壬寅次中牟縣　癸卯次瓊林苑賜諸部署鈐轄羊酒犒設將士　夏四月甲辰朔車駕至自汾陰

已酉謁太廟又謁元徳太后廟　庚戌詔以時漸炎燠京師賜酺宜至今秋　癸丑遣近臣祭謝后土西嶽西海西瀆文遣官分詣諸陵致祭　丙辰大宴含光殿

己未詔恭上汾陰后土廟額曰太寧以河中府進士薛南為試將作監主簿首詣闕請祀汾陰者也　乙丑葺尚書省三月而畢　丁卯許國公吕蒙正卒賜中書令謚文穆蒙正有器量不記人過嘗于榮利居政府不喜更張制度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為不聞同列不能平令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固不如弗知也時皆服其量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為相甚善但人言無能

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為左僕射會營奉熈陵蒙正出家財三百餘萬以助用其出判河南也政尚寛靜委任僚屬所居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歡宴子孫環列迭奉壽觴　本朝三入中書者惟趙普蒙正兩人然恬退令終尤推蒙正焉　五月刑部郎中知洪州王濟卒濟臨終自草遺表

大率以進賢退訣佞罷土木不急之費為言餘不及私

癸巳詔州城置孔子廟　乙未詔加上五嶽帝號以

向敏中等為五嶽奉冊使往致祭奉冊衮冕焉六月丙

午太白晝見兩浙福建荆湖廣南諸州循偽制輸丁身

錢歲凡四十五萬四百貫民有子者或棄不養或賣為

僮僕或度為釋老秋七月壬申朔詔悉除之　國史院

進所修太祖紀上錄紀中義例未當者二十餘條謂王

旦王欽若曰且如以鍾鼓樓為漏室㝠務為甄官豈若

直指其名也悉宜改正之欽若曰晁迥楊億所修帝曰卿嘗条之耶旦曰朝廷撰集大典並當悉心務令廣備初無彼此之别也因詔每卷自今先奏草本編修官及同修史官其初修或再詳看皆與載其名如有改正增益事件字數亦各於名下題出以考其勤惰焉壬午鎮局昌等州地震　甲午馮拯罷　八月帝謂宰相曰朝廷宜守經制儻務更張則攀援者衆乃知命令之出不可不謹今言𠋣事有利輕爲釐革始則皆以爲當久乃

齟齬有害洎加裁正是朝令夕改也又莅官之人不可過爲寛恕以致弛慢或探求罪惡不顧煩擾抑又甚矣王旦曰古人有言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寛則民慢陷法者多猛則民殘無所措手足正爲此也　甲辰兖州言蝝蝻生有蟲青色隨齧之化爲水時謂旁不肯蟲帝謂宰相曰昨遣人潛視東畿苗稼大率所傷不過三四分王旦曰陛下憂民之切上天固當垂佑矧連歲豐稔今兹小損亦未至失所也　右諫議大夫知廣州楊

覃勤於吏事所至以幹局稱南海有番舶之利前後牧守致謗議覃循謹清介遠人宜之及卒父老有洒泣者

三司使丁謂言東封及汾陰賞賜億萬加以蠲復諸路租賦除免口筭恩澤寛大恐有司經費不給帝曰國家所務正在澤及下民但敦本抑末節用謹度自當富足矣　乙巳太白晝見　乙丑刻御製大中祥符頌於左承天祥符門河決通利軍　九月癸巳御乾元樓觀酺凡五日　冬十月巳酉觀玉清昭應宫正殿上梁宴

從臣賜物有差　丁巳帝以江南淮南接壤而鹽酒之價不等令三司與江淮制置發運使李溥規定以聞有司執言慮失歲課帝曰苟便於民何顧歲入也　殿中侍御史薛奎性剛不苟合遇事敢言帝時數宴大臣至有霑醉者奎諫曰陛下嗣位之初勤心萬務而簡於宴幸令天下誠無事而飲樂無度又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為朝廷重也帝善其言　十一月丙子帝御崇政殿親試賜進士張師德等及第出身有差師德去華

子也　壬午知河南府馮拯請增給官市芻粟之直陳堯叟曰增直以市不若從馬他所京師馬舊留二萬今留七千自餘悉付外監仍欲於七千之中更以四千付淳澤監歲可省芻粟三百餘萬若有給賜朝取夕至矣從之考異會要於明年四月始載堯叟言又馬數不同今從實錄　帝又曰馬及十萬當且止也王旦曰聽民間畜養官中緩急以本直市之猶外廄耳且所費芻粟皆出兩税少損馬食用資軍儲亦當世之切務馬知節曰馬多不精若十萬匹選可用

者當得四五萬耳多蓄駑弱其費愈甚帝然之　工部侍郎种放屢至闕下俄復還山人有貽書嘲其出處之迹且勸以棄位居嵩谷放不答放終身不娶尤惡囂雜故京城賜第爲擇僻處然祿賜既優晚節頗飾輿服於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强市者遂致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横王嗣宗之出守長安始甚敬放放被酒稍倨互相譏誚嗣宗怒因上疏言所部兼并之家凡十餘族而放爲之首且述放弟侄無賴據林麓樵採周回

二百餘里奪編氓厚利願以臣疏下放賜放終南田百畝徙放嵩山疏辭極其醜詆目放爲魑魅且屢遣人責放不法帝方待放厚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而止於是放自乞徙居嵩山詔遣内侍起第賜之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時議浸薄焉　戊戌詔加上五嶽諸后之號仍遣官祭告　是月詔遣使臣一人管勾故太師趙普家事普妻和氏卒因其家自請而從之考異三朝寳訓邮舊族云趙普妻卒上令中使錄其家貲數甚廣因謂左右云普夫妻儉嗇致此儲

畜其子承宗已卒承照尚幼當遣使臣為主家務無令散失按承宗死于淳化二年承照時已八歲令不得云尚幼蓋寶訓潤文遂失事實耳今但從會要

十二月戊申太常博士江嗣宗言陛下躬臨庶政十有五年殿庭間事一取聖斷有勞宸慮今請禮樂征伐大事出於一人自餘細務委任大臣百司帝曰此頗識大體乃詔褒嗣宗從其所請

是歲天下戶十三萬三千有奇口五十四萬一千有奇

資治通鑑後編卷二十八